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注資治通鑑

二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秦紀

昭襄王

立五十一年并周在位合五十六年

甘州史記案隱姓嬴氏其先出自顓頊有孫曰白身

謂馬鳥獸是為伯益賜姓嬴氏商末有裔孫曰中商

作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其後有非

子者事周封為附庸邑於秦曾孫秦仲宣王始命為大夫

至襄公列為諸侯又二十五世至惠文王始稱王昭襄王

者武王之母弟惠文王之子也又三世是為始皇帝

五十二年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應侯日以不懌王臨朝而

歎曰今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

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

侯曰蔡澤天下雄辯之士彼見王必奪君之位應侯怒使召蔡澤讓

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請謂其公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

之功者去君獨不見高知之吳也也夫種何足

願也應侯諺曰河為不可二三丁老之至患之患也君子以殺身

以成名死無所恨蔡澤曰主人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名俱全者

上也名可濫也身死者次也名僂辱而身全者下也三子之可願孰

與闕天周公哉然則君身不退患恐甚於三子矣語曰日中則移月

滿則虧進則羸縮上餘輕物本依盈下所六切與時變化聖人之道

也今君之怨已離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

遂薦於王王與語大悅拜為客卿應侯謝病蔡澤遂為相國數月免

○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五十六年秋王薨死者文王立燕

王喜使栗腹上方黃切姓也約歡於趙反而言於燕王曰趙壯者皆

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樂姓也問其名對

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以五而伐一乃發二十大栗

腹將而攻鄒鄒邑卿秦攻代其姓也秦將渠曰將即良切姓

通關約交仇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燕師至宋子也渠其夕

頗為將逆擊之敗栗腹於鄒敗卿秦樂乘於代乘槍追北五百餘里

遂圍燕燕人請和趙師乃解去

蔡澤謀代應侯

應侯薦蔡澤

燕欲伐趙樂閒將渠謀不聽

孝文王

在位二年

諱戊昭襄王之子也

魯仲連
射書聊
戒

九年冬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燕將攻
聊城拔之又皆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其餘不下
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陳利害曰為公計者不歸
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
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
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詘曲勿切喜失節兒
詘訛不充詘於富貴寧貧賤而
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魯仲連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曰世無其人也
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
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
自然也

莊襄王

在位四年

諱楚孝文王之子也

元三年東周君與諸侯謀伐十一二五王國師師也佔國已不章

對曰不
吉為文
信侯

為文信侯。二年蒙驁魏師師也收高都及魏
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無忌也畏得罪不
肯還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
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日秦人克大梁魏地按魏有少梁故以大梁別
魏患王自安也徙都於此
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
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
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家驁
於河外秦王使人行萬金於魏以間信陵君間居見魏王使人代將
信陵君自知再以毀廢謝病不朝四歲而卒王薨太子政立國事
皆委於文信侯號稱仲父

始皇帝

即王位二十六年并天下即皇帝位十年

壽五十

諱政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質子於趙見大賈呂不韋有

美姬悅而取之時姬已有娠歸而生政莊襄王卒政代立

年方十三

元年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於秦鑿涇水上塢

水出於崑崙之山云云。自中山為渠，自並北山，東注洛中，作而

覺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里之利

也。乃使卒為之，注填閼之水。有亭年切，說文：燕也。關，既焉，鹵之地。音

昔國地也。鹵音魯。本為渴地也。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關中山是益富饒。二年

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廉頗出奔魏，公之

趙師困於秦，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

者，遂令毀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

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

老，遂不召。楚人陰使迎之。廉頗一為楚將，无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

於壽春。三年，趙王以李牧為將，伐燕，取武遂、方城。李牧者，趙之北

邊良將也。嘗君代為明備，匈奴以便宜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犇，犇

也。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出無常，故曰莫府。莫，幕居之，以將。為士卒

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謀，警則卒，謀則切，說文：有

不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矢，匈奴皆以為雖趙邊兵亦

以為吾將怯。趙王怒，使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亡。邊不得田

畜，王復請李牧，彊起之。強，巨兩切。也。李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

許之。李牧至邊，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

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二千匹，百

金之士五萬人，設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

入，伴比不勝。洋音。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單音蟬，匈奴天子之號。

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陳音大破殺。

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上都甘切。下路，鄰切。徐廣曰：一作破東胡降林。

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是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

於戎狄。秦自隴以西，有縣諸緄戎、翟、獯之戎。緄音古，本切。又音緄，在岐

梁、涇、涿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荔音侯，大荔國氏音。而趙

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秦滅義渠，始

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

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破東胡，却千

餘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以拒胡。

趙王以廉頗老遂不召

李牧北邊良將

李牧大破匈奴

秦趙燕皆築城以拒胡

楚為從
漢伐秦

復相李
斯降秦

韓上書
為說難

韓非後
說難

韓非說
秦破天
下從

與師伐
趙

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六年楚趙魏韓合從以伐秦。從利密別

以加余衛漢書音義以制楚王為從長而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至函

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

十年冬十月文信侯免相出就國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之來仕者皆

為其主游間諷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獨楚人李斯亦在

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出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死

切色迎養叔於宋求不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

商鞅之灑諸侯親服至今治疆惠主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

事秦昭王得范雎切疆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

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臣聞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

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

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然其嫌也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

而齎盜糧者也藉積資物假也齊讀曰貧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卒用

李斯之謀兼天下文信侯就國歲餘自知稍侵恐誅飲酖死酖音切

十四年韓王納地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韓非首韓之諸公子

也善刑名滲術之學見韓之前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於是韓

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都故切說而加之功實之

上寬則寵各各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

康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將粉切五蠹內外儲

直如切四儲者言謂言說以制之在己內說難五十六篇十

餘萬言說者謂君切難乃旦切說林者謂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

十餘萬言又按劉伯莊云說難曰是一書非說難之按商君傳云其書有

上書說王破天下從將容切士悅之末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韓之諸

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王歸之自遺患也不如以馮

誅之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自殺

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

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

其言售音承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愆哉

十五年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狼孟番吾番音發

亦作鄴遇李牧而還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善王即位丹為

地置

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十七年內史勝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十八年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使毀李牧言其

王翦威

欲反趙王捕殺之。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遂克邯鄲虜趙王

子受而舍之韓武諫不聽韓姓也太子聞衛人荆軻之賢早辭厚禮

而請見之謂軻曰今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

燕丹使荆軻刺秦王

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音味以音未左傳作曹沫之

與齊相公則大善矣不可因而刺殺之唯卿留意焉荆軻許之於是

奉養荆軻無所不至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遣荆軻行荆軻曰

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音地

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

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胷音胸也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

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遂自刎以函盛其首音

也咸賈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音首使工以

藥淬之上取內切以試人血濡縷上入余切下龍主人無不立死者

乃裝為遣入秦。二十年荆軻至咸陽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

荆軻奉圖以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行練切因把王袖而提之未至

身王驚起袖絕荆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秦漢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

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操七高切把持且曰王負劍負劍王遂拔以擊

荆軻斷其左股遂體解以徇於是益發兵伐燕戰於易水之西大破

之易羊益切按水經出涿郡燕王斬丹獻王王復進兵攻之王問

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滿用

二十萬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

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二十二年王賈通早切伐魏魏

荆軻為秦王所殺

荆軻

荆軻

荆軻

荆軻

荆軻

荆軻

荆軻

荆軻

論合從
六國之
利

荆刺為
罪

王齊成
齊

論合從
六國之
利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朝陟切，忿怒也。又芳問切，以犯虎狼之秦，輕

慮淺謀，挑起速禍。挑徒了切，謂隨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國也。

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

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

其德，而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焱火，火華也。

觸之者碎，心之者焦，雖有疆暴之國，尚何足畏哉？州釋此不為，顧

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墮身慘，社稷為墟。墟，竹切。

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蒲，蓬通切。手行也。或作

詐復言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刳首決腹，非勇也。要之

謀不遠，按，伊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荆軻懷其秦養之私，

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蝥之罪。要，一遙切。姓也。離，其各吳人，奔冢為

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益諸善哉。

王剪定荆江南置會稽郡。會稽古外切，音雞。晉灼云：本名茅山，吳越

初，齊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

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後齊相及賓客多

受秦間金，間，居問切。以金而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

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二十六年，王賈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刺，刺

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井，君容切。秦邑。餓而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

侯合從，聽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柏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

建用客之不詳也。

臣光曰：從衡之說，從，子容切。衡，讀曰橫。南北曰縱，東西曰橫。雖反覆

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

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它，欲其同心戮力，以保

家國也。戮，音力切。井，力切。鄰，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疆暴

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打，音

根形，執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

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撤，直列切。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

盜

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秦并天下
下東號
皇帝

除謚法

秦代周
君不德

罷封建
置郡縣
諸侯

立石頌
功德

東遊海
上

張良為
韓報仇

伐匈奴
築長城

王初并天下，封群臣，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

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為謚，

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其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漢朕為始皇帝。後世

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著

終始五德之運，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

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旌

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丞相綰等索隱云言燕齊荆地遠，不為

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

同姓，其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

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

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亂，不

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

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守始

為天子守上故稱守監君衙切臨下也。聚咸陽銷以為鍾，鑠金人十二。鑠音巨鑠身

鑠也鍾鼓之重各千石置宮庭中一灑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傑

於咸陽，十二萬戶。諸朝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每破諸侯，寫放其宮

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復道周閣相

屬，所得諸侯，夷人鍾鼓以充入之。寫四夜切或作郤舍車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嶧音益切上太山

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嶧音補遂東遊海上，方士徐市

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浮江至湘山祠，逢大

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對者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使伐湘山

樹，赭其山。赭音者初，韓人張良，父祖以上五世相韓。韓王良欲為

韓報仇。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博浪音若切張良力上操鐵椎

狙擊始皇。狙七豫切擲屬也。狙之伺物必伏而候。誤中副車。始皇驚

求弗得，令天下大索。色格切十日始得。遂登之果。房尤切刻石旋

之琅邪道上，黨入。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三十二年，始皇巡

北邊，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

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

秦起臨洮至遼東北出高切水延袤萬餘里威振匈奴長行也南此

已定灑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

而學古以非常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

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

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

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

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

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魏人陳餘謂孔鮒曰鮒符遇切按孔叢子

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為無用之學知

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必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塹土壘切阮也

亦塞也作墾也墾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

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上烏何切漢書注阿房

也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

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

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重復也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屬朱切以象

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營室星名天官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

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隱宮徒刑顯於市朝宮刑乃分作阿房

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

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胸崔俱切地因徙二萬

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復方日切侯生盧生相與譏

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誅謗

我謂劉伯莊音方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

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傳云諸釋之傳者乃自除犯

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院之咸陽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灑

孔子今上皆重灑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

於上郡。三十七年冬十月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少子胡亥最愛

請從上許之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惡烏切羣臣莫敢言死事

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璽相氏切璽名印信也春秋斗握

趙高
斯矯詔
殺扶蘇
蒙恬

蒙恬守節

曰天黃附墜至秦得和氏璧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
乃為玉璽自始皇也見事始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
書已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
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獨胡亥趙高
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濼
幸以為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
治之毅當高濼應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得幸
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與丞相斯謀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
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關地立功使工衛切改也數所上書誅謗備
切音諱方未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扶蘇自殺蒙恬不肯死
使者以屬吏屬音蜀胡亥至咸陽發喪襲位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
二世殺蒙毅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
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執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
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揚子濼言曰
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漸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
足而苑有餘忠不足相也

臣光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
於人臣之義雖無辜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秦紀

二世皇帝

在位三年

壽二十四

諱胡亥始皇少子也始皇崩二世即位年二十一

元年春二世東行郡縣夏至咸陽謂趙高曰人生世間譬猶騁六驥

過決隙也騁丑郭切馳也史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

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公子

大臣怏怏皆不服怏簡兩切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奈何趙高

曰陛下嚴濼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舉遺

氏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

二世然之乃更為濼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修死復作阿

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

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稟菽徒落切約也調徒手切謂皆令自

齋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秋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六

復取貧者復取貧者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勝廣皆為屯長長兩切屯猶

率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乃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

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

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稱大楚勝自立為

將軍廣為都尉入據陳陳涉涉陳勝字也既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陳

中父老請立涉為楚王涉以問耳餘對曰秦為無道暴虐百姓將軍

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

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眾

則兵彊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涉不聽自立為王諸

郡縣苦秦濼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

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上悅

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沛蓋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吳相息亮狄人

田儻起兵於齊儻丁劉邦字季為人隆準龍顏愛人喜施意豁如

也然開活切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為泗上亭長秦十

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徒供役作

二世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

趙高請更為嚴濼

復作阿房宮

復取貧者戍漁陽

張耳說陳涉立六國後

劉季項梁起兵

劉季項梁起兵

後嗣斬

數百罪

父老立
季為沛
公

項籍學
書學劍

項梁與
籍斬股
通遂舉
兵

田儋自
立為齊
王

沛公令
雍齒守
曹

李斯說
二世嚴
督責

乃解縱所送解紀買切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

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

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劉季亡匿於芒碭

山澤巖石之間芒碭音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涉

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

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

乃令樊噲召劉季時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父老乃率

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為沛公蕭曹等為收沛子弟得二

三千人以應諸侯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

吳中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

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長八

尺餘力能扛鼎扛音江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

應涉使項梁及相楚將是時相楚亡在澤中梁曰相楚亡人莫知其

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

受命召相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鮪音舜於是

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是西切綬讀門下大驚擾

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懼音步切懼梁乃召故

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

人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出儋者故齊

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其家健宗彊能得人陳王令周市徇地

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為縛其奴縛符攔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

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

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兵東

略定齊地。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監居銜切秦

平其人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曹雍音用切姓十一月沛公引

兵之薛二世數請讓李斯數音朔請在若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

李斯恐懼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賢主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

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恣音資二切睢呼季切恣睢云以天下

為桎梏者無佗焉桎梏日切足械也不能督責而願以其身勞於天

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

魏周市將兵略地豐沛使人招雍齒雍齒雅不欲

項梁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夏六月立以為楚

項梁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夏六月立以為楚

項梁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夏六月立以為楚

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

民益駭懼思亂魏周市將兵略地豐沛使人招雍齒雍齒雅不欲

公卒五千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拜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

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將會薛

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鄴人范增年七十本春秋巢國素居家好奇計

往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

逢難起之逢古難字如逢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

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夏六月立以為楚

懷王從民望也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入眾多恐大

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

見其面也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

譴去戰也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陛下不如深謀禁

中與臣及侍中習舊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

臣常居禁中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

盜多今上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

事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於嚴稅民深

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

民益駭懼思亂魏周市將兵略地豐沛使人招雍齒雍齒雅不欲

公卒五千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拜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

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將會薛

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鄴人范增年七十本春秋巢國素居家好奇計

往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

逢難起之逢古難字如逢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

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夏六月立以為楚

懷王從民望也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入眾多恐大

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

見其面也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

譴去戰也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陛下不如深謀禁

中與臣及侍中習舊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

臣常居禁中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

盜多今上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

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居深宮欲見無間居深

也趙高曰請為君候上問詔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

使人告丞相可奏事丞相至官門上謁二世怒曰吾常多聞日丞相

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趙高因曰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與盜

通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

通狀下斯吏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責斯與子由謀反狀榜掠

不勝痛自誣服榜掠劉伯莊音彭身彭浦夷也通作榜掠之

榜奏當上罪也下時掌切其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遂具

斯五刑論罪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額謂其中子曰吾欲

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遂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

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項梁已破章邯

引兵至定陶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臣

引兵至定陶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臣

引兵至定陶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臣

必

必

懷王遣沛公入

秦軍

沈船破釜

項生

為君畏之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顯高名臣論武信君軍必敗武信君名既而意耶已破項梁乃渡河北擊趙趙數請救於楚高陵君顯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如字公之謂為公行日之演謝伯莊說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標悍猾賊不可遣標悍猾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

三年冬十月宋義行至安陽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父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蠅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被讀故不如先闔秦趙夫被堅執銳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夫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以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半菽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執必舉趙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項羽即其帳中斬宋義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廣舍沈沈音審食其音基沛公麾下騎士適食也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於是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高陽人

酈食其為里監門酈音審食其音基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渡溺其中溺音鳥如溺沛公曰未可以儒生說也沛公至高陽傳舍傳張恋切傳者以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倨音居洗先典切下同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輒洗起攝衣延生

酈生說
沛公下
陳留

趙高指
廢為馬

趙高設
二世立
子嬰

張良指
沛公下
疑兵

上坐謝之攝失步切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

計將安出酈生曰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

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

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

酈生常為說客使諸侯論音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

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

問左右或默或言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灑後群臣皆畏高莫敢言

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賊無能為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

敗關東皆畔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陰與其婿咸陽令

閻樂謀易置上更立子嬰樂將吏卒千餘人入望夷宮張晏曰在長

水作之以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

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

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

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

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令子嬰

齋當廟見胡練受玉璽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群

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詳音使我齋見廟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

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

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遣將將兵距嶢

關嶢公切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

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啗徒黠力謂

以食饒之令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

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費山擊秦軍

大破之費山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右秦自昭襄王至子嬰合五十年

考異曰赧王五十七年魏新垣衍說趙欲帝秦魯仲連折之史記魯

仲連傳云新垣衍謝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

按仲連所言不過論帝秦之利害耳秦將何預而退軍五十里乎今

不取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漢紀

太祖高皇帝上

在位十二年

壽五十三

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姓劉氏秦二世元年陳涉起蕪沛父老立季為沛公三年項羽更立為漢王明年稱漢元年五年即帝位

元年冬十月如淳注曰以高祖十月至霸沛公至霸上地名在長安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沛公至霸上

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素車白馬示哀服也組示降服也皇帝璽符

節始聖相代切印也解見秦紀中額沛古又去古者尊卑通用至秦漢三禮義宗曰長一尺二寸秦漢以下降輒道旁輒音只字書去諸將改為在幃之形並見唐蘇鸚鵡演義降輒道旁輒音只字書去諸將

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

乃以屬吏屬之欲切委也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

而朝同列招音朝舉也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殺何交切

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執異也沛公西入咸陽師古曰咸陽秦所都諸將

皆爭走音奏謂趨也向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

圖籍藏之籍在記簿切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下悉則切戶口多

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

之樊噲諫曰噲音快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

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

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

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

乃還軍霸上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桀謂曰父老古秦苛

濫父矣苛音何細也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關中與父

老約灑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

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音丁禮切餘悉除去秦灑諸吏民皆

案堵如故堵音謁諸侯不遷按次第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

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

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

子嬰封符璽以

賈誼論攻守要

蕭何收秦高書

樊噲勸還軍霸上

約灑三章

使人告諭秦民

秦人唯
恐沛公
不為王

遺良守
函谷關

死增說
項羽急
擊沛公

因張良
結遺伯

謝項羽
於鳴明

范增今
項莊劍
舞

項伯翼
蔽沛公

護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項羽號秦降將，章邯為雅王。

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

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門閉。

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鯨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

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

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鴻門，地名，在新豐東。沛公兵十萬，

號二十萬。沛公曰：「秦之先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不為將軍所親也。」沛公居山東，時

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

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項伯者，史記：秦隱伯，字伯，沛公之從父也。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

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臣死且不避，何況今有

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

公。沛公奉卮酒為壽，卮，酒器也。古以角作觥，應劭曰：「飲約為婚姻。」曰：「吾

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

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

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戮力，合力也。一作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項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

目項羽，師古曰：「動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玦，古此切。項羽默然不

應。范增起，出，召項莊，項莊，項羽之弟。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請

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

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

樊噲傳
目視項

不辭
會色

使非良
謝項

項曰殺
秦子妻

張人沐
飲而冠

項曰賜
學義帝

項曰分
為漢王

沛公
為漢王

臣請入與之同命。樊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

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上指其目曰：「壯士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

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

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

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

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

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

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

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

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

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

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

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

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

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

蘇何勳
王王漢

張良說
燒絕棧道

韓信琴
韓信琴

蘇何進
蘇何進

取置拜
入將

韓信論
韓信論

即等二人以距塞漢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

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計於一人之下謂白也

而信於萬乘之上者信結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

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問為

丞相復四月諸侯罷戲下戲虛為切類師云此乃兵各就國項王

使卒二萬人從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

王燒絕所過棧道燒絕所過棧道不為之亦名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

意初淮陰人韓信家貧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飲信漂母曰以

水擊絮水擊絮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

言衣王孫而進食新亦曰士孫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

因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袴苦化切於是

信脫出袴下信脫出袴下信曰此壯士也

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拔劍從之居壁下無所知名項

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下羽羽不用漢王之入霸信亡

楚歸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

至南鄭諸將及士空皆歌謳益徒切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

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白追之人有言王曰

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

何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

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

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

乃召信拜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

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齊戒設壇具禮帥曰祭上而高乃可

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

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

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

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良父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

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噁叱咤皆於

不能任屬賢將切委也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

辭

恒恒也必必也子子也始始也音音也漢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

者以刑敵忍不能予如五官缺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

臣諸侯不若關中而都彭城遷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名雖為霸實

失天下心故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

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古

曰散謂如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欺其眾降諸侯至新

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鄲得脫邯鄲章邯可馬秦父兄

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武

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

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檄謂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傳檄而定言不足用兵也於是漢王大

喜自以為為得信晚遂聽信計八月引兵從故道武都名蜀出襲雍上入

渭南河上之郡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

兵屬漢項王取陵毋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音向坐陵毋欲以招陵陵

毋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誣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音無以

老妾音持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張良遺項王書曰漢

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

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二年冬十月項王密

使九江王布英布等擊義帝殺之江中初陽武人陳平家負好讀

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其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

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於臨濟咎其

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後事項羽拜為都尉後復杖

劍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王與語而悅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

為都尉是日即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譴曰譴與大

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

聞之愈益幸平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

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

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

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誦如為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

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悉發

韓信說
漢王還
定三秦

陸地大

張良遺
書曰項王

項王殺
義帝

陳平坐

陳平去
走歸漢

重公說
王為

王為

關中兵以三河士三河謂河南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謂侯王擊楚之

殺義帝者趙王陳餘遣兵助漢 項王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

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遂入彭城收其貨寶

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自以精兵三萬人至彭城大破漢軍於

睢水音雖在淮漢軍為楚所擄祖籍切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

為之不流謂漢王三匹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寘書

晦楚軍大亂壞散竊烏故切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道逢孝惠

魯元公主載以行楚騎追之急推墮二子車下推通回切滕公常下

收載之鄭氏曰滕公卒保護脫二子審食其從公呂心間行求漢

王食音異其音基與亂反遇楚軍項王常置軍中為營讀如質子

漢王問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其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

梟將梟言勇健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

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而即欲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

王謂左右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謂者隨何達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

孰能為我使九江令共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

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 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

軍皆爭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傅音附願師古曰傅者世言著

志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京索二地名也

李必駱甲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臣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

右善騎者傅之乃拜灌嬰為中大夫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騎

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軍滎陽

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音通築垣牆為巷道屬河也屬之

在河南之滎陽音音通築垣牆為巷道屬河也屬之秦置倉於此

周勃等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

有大王令護軍受諸將金願王察之漢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

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年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

生古之信士一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項相距臣進

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豈嫂受金何足疑乎

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官室縣

睢水之

太公為

指關東

以屬信

布彭越

以屬信

魏無知

論行與

信出昔

成安君

魏王豹

韓信請

韓信伐

廣武君

信出昔

曰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

未嘗之絕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於是漢王

以韓信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荅曰柏直王曰

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

雖賢不能當灌嬰亦六將誰也曰項它從河川與他同曰不能當曹

參吾無患矣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坂南浦也魏王欲渡

塞臨晉師古曰臨晉在今信乃益為疑兵魏王欲渡

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罌於排切以木柳縛罌在

都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采定魏地置河東

上黨太原郡韓信既定魏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

絕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

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上音刑山號二

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遠關其鋒不可當

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師古曰言難繼樵蘇後爨樵在消切蘇取

樵薪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數百里其勢

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間居幾

也輜載衣車也重載物車也行諸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

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常自稱義

兵不用詐謀奇計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敢引

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二十里止舍師古曰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

人持一赤幟昌志切旌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草音蔽依山誠曰趙

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若汝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

餐音移切助也將小飯也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伴應

曰諾音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

將旗鼓行出井陘口鼓音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張耳

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走音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

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殊意也死信所出奇兵二千遂馳入

趙壁背趙旗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等還歸壁壁皆漢赤幟

見而大驚兵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泚執夷

韓音在禽趙王歇諸將問信曰兵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

韓信用
廣武君
策傳檄
下魚

隨何說
九王
歸漢

涉王
界布

飢食其
請刻印
封六國

張良
計錯印

荀悅論
次勝之
策有三

令臣等反背水陳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灑顧諸君不察耳兵灑不
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
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予之生地皆走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

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帥事
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廣武君曰將軍虜魏王豹
誅成安君威震天下然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

攻之不拔今為將軍計莫如披甲休兵鎮撫趙民遣辯士奉咫尺之
書師古曰八寸曰咫燕必聽從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
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韓信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燕主藏

隨何至九江見王曰大王北鄉事楚必以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
伐齊身負版築版補給切版播也為士卒先大王宜悉九江之眾為
楚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

悉九江之兵渡淮乃無一人渡淮者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臣謂楚勝
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執
易見也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九江王曰請奉命王至漢漢王方

踞牀洗足語音據謂伸其兩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
就舍張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君布又大喜過望漢益九江王兵與
俱屯成皐楚數侵奪漢甬道漢重之食漢王與酈食其謀燒楚

權燒也其字從木弱食其曰陛下能復立六國之後德義已行楚必斂社
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趣讀先生因行佩之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
謁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燒楚權者且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

曰畫此計陛下事去矣請借前箸直無切為大王籌之其不可者八
天下游士離其親戚奔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
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與誰取天下乎

誠用客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浦故切食罵曰豎儒論古曰
劣無智若幾敗乃公事幾三希切近也令趣銷印荀悅論曰
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日形二日執三日情形者言其大體得

失之數也執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
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二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
六國自為樹黨酈生亦說漢王而得失異者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

事同形

事同勢

事同情

陳正以

便楚疑

紀信詐

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趙之弊與昔下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後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于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死有二必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逃豫戰心不固楚以疆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三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彭之屬姓也且其弟也除其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也居其如問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悉所為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宣言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不信鍾離昧等夏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疽千余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雙曰天子車以黃纛為蓋纛纛也在乘輿車衛左方止注之蔡邕曰以轆牛尾為之如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樞公守滎陽樞公姓曰史失其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漢王出滎陽至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蘇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

監十九

九

漢書

卷之九

燕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

卒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籍入如與集同。謂河北趙地連燕

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

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宛今元切。古中伯。同。葉古與黠

布行收兵。封問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彭越為漢

將。游擊楚。羽乃使終公守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王破終公。復軍

成臯。羽已破走彭越。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曰。為我

將。以公為上將軍。昔罵曰。若不趨降漢。若汝也。越音侯。漢今為虜矣。

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遂圍成臯。漢王逃。本作跳。顏師古音從。彭

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北。渡河。宿小脩武。傳舍。上張。忽如傳舍

所傳者以木為之。長天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

卧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

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幾

者。擊逐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

鞏令其不得西。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軍小脩武。欲復與楚

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使高壘深澗。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將

車劉賈。屠屠縮。與板將卒二萬人。騎數百。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

楚積聚。上子賜。切。下。喻。切。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

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王欲捐成臯。以東

屯。章洛以距楚。酈生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

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之矣。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

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

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行胡剛。切。山名。在。陽。而。北。蜚。狐。在。

代郡。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

復謀取敖倉。食其文。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彊。負

海岱。負皆也。岱。秦山也。阻河濟。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

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使酈生說齊王曰。天下之事

歸漢。可坐而策也。王疾先下。齊國可得而保。不然。危亡可立而待。先

是齊間韓信。且東兵使華無傷田解。華。戶。化。也。將重兵屯歷下。以距漢

及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韓信引兵東。未度平

漢

漢

酈生請

取敖倉

車劉賈

奪其印符

成臯

漢書

鍾信破

漢後取

漢後取

漢後取

漢後取

原問鄒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辯士前徹說信曰

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問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

伏軾押三寸之舌伏軾音武車前橫板陸起者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

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

然之。四年信襲破秦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為曹官乃其

之引兵東走高密楚大司馬咎守成皐項王令謹守勿與漢王戰

漢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

汜水古水名在成皐士卒半渡漢擊之入破楚軍盡得楚國寶貨

咎及司馬旃自剄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楚軍與漢相

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入為高祖置大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

吾其大攻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

必欲其先而翁幸分我一招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且為天

下者不顧其家雖殺之無益也項王謂漢王曰願與挑戰決雌雄毋

待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曰吾寧關智不能鬪力相與臨廣武

間漢王數所具切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羽射中漢王傷胸

乃捫足捫音門摸也傷臂而曰虜中吾恨漢上羽割耳羽割耳

疆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

入成皐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救齊龍且

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

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維音維出車韓信

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

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濰塞水大至龍且軍太

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盡定齊地韓信使之言漢王曰齊

為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張良陳

半躡漢王是因附耳語以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

立之使自為守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

以假為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操持也徵其兵擊楚項王聞

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涉盱台音可往說齊王信曰當今二王之

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

取天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信謝

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書不用故倍楚而歸

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食於前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入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幸而信謝

項王武涉已去崩徹以相人之術談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

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韓信曰何謂也崩徹曰楚漢分

爭智勇俱困當今兩王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

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

敢先劫宋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

於齊矣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信

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而倍義我乎崩生曰且勇略震主者身

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

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安歸乎信曰先生且休矣崩徹復說曰夫聽

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以安者鮮

矣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其釐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

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

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韓信猶豫不忍倍漢遂謝崩徹秋立黥布為

淮南王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封患之漢遣使公

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

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

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所謂

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

王信韓魏相國越彭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堅

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上

其受封者各有分也諸侯其不至固且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今

能取睢陽睢音雖以比至穀城皆以至彭越從陳以東傳讀曰海與齊

王信能出相全切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

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十二月項王至垓下上音該沛郡兵少食

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

楚歌漢軍而為楚人之歌乃大驚夜起飲帳中悲歌泣下左右皆

楚歌漢軍而為楚人之歌乃大驚夜起飲帳中悲歌泣下左右皆

楚歌

信與

約張良

公

信請

公

信請

公

信請

公

信請

公

信請

公

項王敗

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名騏驎朱世切馬名下壯士騎從者八

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

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屬之欲切纔百餘人至陰陵將名屬迷

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上湯亥切欺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

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

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上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於此此天

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斬將刈旗三勝之劉一作艾魚

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斬漢一將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諸騎皆

伏於是項王欲東渡烏江在秦東城縣屬九江郡烏江亭長橫船待

項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必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

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

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以其所

乘騅馬賜亭長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

人身亦數十餘創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

也乃自刎而死中郎騎王驍取其頭餘騎五人各得一體共會其

館皆是故分其戶封五人皆為列侯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欲屠

之至其城下猶聞弦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項王

頭以示魯魯乃降太史公曰羽起隴晦之中晦古三年遂將五諸

侯滅秦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

出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自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

然王侯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

力紅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乃引

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揚子法言或問楚敗垓下方死

曰天也諒乎信如羽曰漢出羣策羣策出羣力楚懌徒懌切羣策而自

出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

壁奪其軍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封魏相國彭

越為梁王王魏故地都定陶諸侯王皆上疏請尊漢王為皇帝二

月甲午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汜水在濟陰界更王后曰皇后太子曰

皇太子

項王欲

欲勇勝

命羽

子信

帝位

盧十九

十三

漢太祖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按魏書高允傳崔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允允曰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也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去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今從之十月不言五星聚嗾也。二年鄴生魚漢主推教舍又請說齊王史記漢書皆以食其勸取教舍及請說齊舍爲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爲二臣謂分爲二者是

漢紀

太祖高皇帝下

夏五月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徹勳列切通徹武言其母敢隱朕甘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上通武言其

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地略地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

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惟下通切惟下通切惟下通切決勝千里之外惟下通切惟下通切惟下通切

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羽有一節却而不能取此所以我禽也羣臣悅服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亡購

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乃髡甜為奴且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

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比走胡南走越耳君何不從容時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廉

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比走胡南走越耳君何不從容時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廉

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比走胡南走越耳君何不從容時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廉

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比走胡南走越耳君何不從容時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廉

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比走胡南走越耳君何不從容時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廉

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比走胡南走越耳君何不從容時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廉

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比走胡南走越耳君何不從容時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廉

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比走胡南走越耳君何不從容時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廉

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比走胡南走越耳君何不從容時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廉

能用三

斬公

斬公

斬公

齊人妻敬成隴西過洛陽脫輓音輓者一木橫車前一衣羊

敬請

張良從赤松子

論明哲保身

為遊雲夢發韓信馬矣

帝善將

蕭何有功

裴然因虞將軍見上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洛邑天下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郎中賜姓劉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韜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疆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考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日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才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也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覆盛滿而不上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六年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帝問陳平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游雲夢二驛名在楚地

會諸侯於陳信聞天子出游其執必郊迎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會諸侯於陳信謂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兇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柱桎也信以歸至洛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羞與終讎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拜送迎言稱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耳善讀書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

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始剖符上晉口切破也與其符剖封諸功臣為徹侯蕭何封酈侯音陽邑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功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

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鈹不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縱謂解網而放今諸君徒能追鈹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

留

大封同

諸將傳

張良請

張良因

蕭何

馬邑

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為謀臣，亦無戰鬪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後此有上在，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春，立從兄賈為荆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屬珠玉以飾，屬今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故相與謀反耳。上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是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師古曰：地無志，屬廣德。而急趨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

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臣光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小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目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羣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古望也。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忌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云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封鄂千秋為安平侯。夏，尊太公為太上皇。韓王信以馬邑降匈奴，匈奴冒頓劉伯班音墨，特或讀因引兵南踰句注，向晉章句，攻太原。

少孫通
刑禮儀

至晉陽。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歎之。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與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去矣。叔孫通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締。最野外習之。儀對悅切立竹及茅素營之。禮記中春秋傳茅素營之。禮記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無敢譁失禮者。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

臣光曰：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

叔孫通
竊禮之
辨批

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聞陸賈之言而稱善。睹叔孫通之儀而歎息。然所以不能肩於三代之王者病於不學而已。當是之時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善乎揚子之言也。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

上自將擊韓王信居晉陽聞冒頓居代公欲擊之使人胡匈奴覲也。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敬還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羸力追切。漢書：羸瘠。音債。一說：劉敬曰：羸瘠。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上怒罵敬曰：「齊魯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

敬言
以不
擊

白台置
還計

陳平六
出計

責其蕭何
治官室
壯麗

論仁義
為禮道
德為

劉敬請
與匈奴
和親

以公主
娶單于

趙相貫高
趙主等皆怒帝無滿謂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曰

溫也。漢初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帝用陳平秘計，厚遺閼氏，遣代李劫贈也。關於號乃解圍。上至廣武，赦劉敬，斬前使十輩，封敬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向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詔。

臣光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以宮室填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紂為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乃去無令後世有以加，豈不謬哉！至於孝武，卒以宮室罷蔽天下，未必不由鄴侯啓之也。八年，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

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父頭曼以鳴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誠能以適適音適長公主妻之，妻七彼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冒頓在，固為子誓死，則外孫為單于，上音單，匈奴天言其象天，單于然也。豈嘗聞外孫敢與大夫抗禮者哉！九年，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踈矣。況曾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初，上過趙，趙主執子督，趙相貫高，趙主等皆怒帝無滿，謂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曰：結切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國，賴君無後，出口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及諸反者，趙主等十餘人自剄，貫高獨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輜車膠致。

荀悅論
貫高

周昌不
奉詔廢
太子

以周昌
為趙相
韓信與
陳豨謀
反

封四將
各千戶

與王請長安盤戶無切通作盤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謂趙擊之刺刃身無可擊者刺刃身無可擊者素知之使泚公私問之具道本指上赦趙王赦廢為宣平侯因赦貫高泚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亢遂死元音剛又下郎切荀悅論曰貫高首為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

巨光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恨以亡君使貫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貫高之罪也

是歲更以水相何為相國。十年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廢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疆上問其說昌為人吃音說言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

東廂聽既罷見昌為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疆相及呂后太子羣

臣素所敬憚者上曰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昌為御史大夫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相國豨音監

趙代邊兵豨過辭淮陰侯擊其手辟左右嘆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三至必怒而

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邯鄲音寒邯趙國邑有邯鄲山豨不

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

白見四人上嬖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封各千戶以為

將左右諫曰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檄胡歷切檄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有急事則加為羽檄之示速疾也未有至者今計

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憂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十一年豨軍遂敗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豨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

白居朝

其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信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一音。始曰：雖疾疆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師古曰：夷，半也。謂盡誅之。

韓信見
擒亦有
以自取

臣光曰：世或以韓信為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攻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快快，遂陷悖逆。夫以盧館里閭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國語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邀利者，揚音市井之志也。驕功而報德者，驕音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

盡二十

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帝不業

上還洛陽，聞淮陰侯死，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之計。上詔齊捕之，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上曰：置之。初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勸王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上赦以為庶人，傳馭蜀青衣，西逢呂后，從長安來，彭王為呂后泣，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安謹與俱來，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夷越三族，梟越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繆布使於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願一言而死。

韓信

陸賈時前說

陸賈時前說

薛公辨
黥布三策

蘇布軍

上過沛
官燕故

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天下已定彭王割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徵兵彭王病不行而陛下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身死乃釋布罪拜為都尉

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

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

術也帝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

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

書曰新語帝有疾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

餘日樊噲排闥直入闥上易切宮中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

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

久又何備也上蒲拜切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初淮陰侯死淮南王黥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大

恐發兵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豎子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

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

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書之上上乃召薛公

問之對曰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

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

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有也何謂中計東取

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以勝敗之數未可知也

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重直用切身歸長沙陛下安

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布故麗山之徒也

麗呂支切自致萬乘之主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

下計帝曰善封薛公千戶自將兵而東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

矣必不能來淮陰彭越皆死餘不足畏也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擊荆

擊楚引兵而西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兵遇於蘄西大戰布軍敗

走渡淮數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番陽人番蒲切殺

布茲鄉民田舍上還過沛宮置酒悉召故父老酒酣上自為歌

起舞泣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退有天下其

以沛為朕湯沐邑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

易大

王衛尉
辨蕭何
無非

符二尺
取天下

呂后問

趙高

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
 秦以不蚤定扶蘇蚤古早字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
 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
 以頸血汙地帝曰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振
 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
 乃止不立相國何以長安地陘陘火切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
 得入田毋收橐為禽獸食橐立老切未釋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
 為請吾苑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
 繫之暴也上曰受賈人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
 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
 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
 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
 國相國入謝帝曰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禁紂主而相國
 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
 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取天下
 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扁步典切海人遂不使治疾呂后
 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
 陵可然少驚上始恐切多心之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
 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
 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夏四月帝崩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
 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
 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
 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
 遠矣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考異 十年徙周昌為趙相以趙堯為御史大夫史記漢書張良傳
 皆云十二年上擊黥布還愈欲易太子按百官表十年趙堯為御史
 大夫則是時太子位已定今從之 十一年上欲使大擊黥布太
 子客使呂澤之夜見呂后史記漢書皆云呂澤夜見呂后按恩澤侯
 表有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今此上云建成侯而下云呂澤恐誤當
 為釋之是



